

## 编者的话

大云山坐落于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原属东阳乡），因“山晨出云如烟雾”而得名，是一座海拔只有73.6米的小山，山脚坐落着秦汉古城——东阳城遗址，周边分布有小云山和青墩山。

2009年初，因发生严重盗墓事件，大云山走入公众视野。盱眙县人民政府和南京博物院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在大云山山顶发现了一个西汉诸侯王的陵墓遗址，后被确认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及其王后、姬妾的墓葬陵园遗址。它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以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识，也对重新认识东阳城遗址、分析江都国地域范围、进一步了解汉代诸侯王墓葬制度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期《文史活页》由盱眙县考古和文化保护中心主任王栋根据其亲身经历和相关资料撰写，以记录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的艰苦历程和考古成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目  
录

盱眙大云山汉墓群遗址考古及建设札记

..... / 1

编  
委  
会

主 任 毕丰书 徐效文

委 员 马继峰 胡鸿章 周忠跃 刘志平

主 编 马继峰

副 主 编 胡鸿章

执行主编 刘志平

责任编辑 朱慕雯

编 辑 朱维明 陈 瑾

# 盱眙大云山汉墓群遗址 考古及建设札记

2011年3月初，经原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批准，我从盱眙县明祖陵文物管理处（今盱眙县明祖陵文物管理中心）借调到局里，参与大云山汉墓群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博物馆建设工作，从此开始与大云山汉墓“结缘”，亲眼见证了大云山从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到成为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发展过程。

## 一、大云山汉墓的发现和发掘

### （一）大云山地区历史沿革

据史料记载，今盱眙县大云山地区，夏商周时期属东夷。周敬王八年（前512），吴王阖闾灭徐国，大云山地区成为吴国属地。

进入战国，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王勾践伐吴，吴灭，其地皆归越国，大云山地区转属越国。周贞定王二十四

年（前445），楚国大举东进，江淮以北皆为楚国领土，大云山地区为楚邑。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大云山地区改属秦地。

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大云山地区归东阳县管辖，属东海郡。

汉高祖六年（前201），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吴郡53县立刘贾为荆王，东阳属荆国；高祖十二年（前195），立沛侯刘濞为吴王，东阳改属吴国，为吴国要地。景帝三年（前154），平定七国之乱后，改吴国为江都国，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东阳改属江都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第二代江都王刘建谋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东阳改属广陵郡；元狩六年（前117），以广陵郡之部分置广陵国，“分沛、东阳置临淮郡”，一直到西汉末，东阳属临淮郡。新莽时期，东阳县仍属临淮郡。东汉，东阳县属广陵郡。两汉400年，大云山地区一直归东阳县管辖。

西晋结束三国纷争状态，东阳县属临淮郡，隶徐州刺史部。东晋初，东阳县隶属关系不变。明帝太宁年间（323~325），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下，县境内百姓不断逃亡，东阳城废弃。义熙七年（411），设立山阳县，原东阳县大云山地区划归山阳县，属山阳郡。

南北朝时期，大云山地区先后为宋、齐、梁、北齐、陈统治区域，隶属于山阳县。陈太建十二年（580），江北之地全部为北周占领，大云山地区改属北周。北周在山阳县西南

部设置石鳖县，属阳平郡。

隋开皇三年（583），石鳖县被撤销，所辖地域并入安宜县，大云山地区改属安宜县，属江都郡。唐武德四年（621），在安宜城置仓州，大云山地区仍属安宜县，隶于仓州。武德七年（624），撤销仓州，安宜县改隶东楚州。第二年，东楚州改为楚州。肃宗宝应元年（762），安宜县更名为宝应县。大云山地区属宝应县，隶于淮南道楚州。

五代十国时期，大云山地区先后属吴、南唐、北周，隶于楚州宝应县。

北宋，大云山地区仍属楚州宝应县，为淮南路属地。南宋宝庆三年（1227），升宝应为宝应州，随后又改宝应军，大云山地区属宝应军，为淮南东路属地。

元初，大云山地区属宝应县，隶安宜府。至元二十年（1283），裁撤安宜府，改隶高邮府。明代，大云山地区属高邮州宝应县，隶南直隶扬州府。清初属宝应县，隶江苏省扬州府高邮州。乾隆三十二年（1767），宝应县由隶属高邮州改隶扬州府，延续至清末。

民国时期，大云山地区属宝应县。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宝应县行政归属变更频繁，但大云山地区均属宝应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云山地区仍属宝应县管辖。1960年5月21日，大云山地区与东阳故城区域划归盱眙县，属云山乡管辖。后撤乡并镇，隶属马坝镇东阳社区。

## (二) 大墓始现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正在南京招商的盱眙县文化局局长杨勇，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后，随后立即返回了盱眙县。原来，马坝镇的大云山发生了盗墓事件。

后经警方公布：安徽省天长市铜城镇有人报警，称在一间废弃厂房院内停有一辆白色轿车，车后座上躺着一个人，几天未动。警察前往检查，在该轿车内发现两具尸体，尸体鞋子上沾满了秦汉时期墓葬常用的白膏泥。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盗墓事件，并根据车牌号迅速确定了车主的信息，侦破了案件。

据盗墓分子交代，由于大云山周边汉墓较多，且老百姓经常在采石过程中发现有破碎的陶罐、瓦片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伙盗墓贼一共16人，已经在大云山地区活动了近



2009年初的盗墓洞口

两年时间。为避免被人发现，他们白天休息，晚上干活。2009年1月4日的夜晚，2名盗墓贼沿绳索先行潜入事先挖好的盗洞中，但很长时间没有动静。第3名盗墓贼进洞查看，很快也听不见声音。第4名盗墓贼入洞查看后，发现3人均因一氧化碳中毒休克。于是地面人员用绳索将4人往地面拖，途中因绳索断裂，造成第4人严重受伤。等把全部人员拖出地面后，发现已有2人死亡，其余2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死亡，遂遭同伙弃尸。

此案一经披露，震惊考古界。江苏省文物局高度重视，



《光绪盱眙县志稿》《太平寰宇记》关于大云山（亦名“东阳山”）天井介绍

迅速组建专家组开展实地考察。

2009年2月12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邹厚本、研究员李则斌等专家来大云山进行实地踏勘。初步调查发现：大云山山顶有一池碧水，老百姓称之为“龙塘”，据文献记载，该水塘至迟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存在，被称为“天井”，推测应是大云山东汉末年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盗掘活动，后雨水积于古代盗洞中而形成的。山顶区域存在大型的封土堆，封土下方存在两座大型墓葬，封土北、东、南三面发现有夯土墙遗迹，封土北侧采石断面发现4座岩坑墓。山顶地表散见大量瓦片，采集到大量云纹瓦当、刻有“东阳”铭文的板瓦以及西汉早期风格的牛鼻耳绳纹灰陶罐。专家初步认定，盗墓现场被盗的为古墓葬，极有可能是西汉早期诸侯王级别的墓葬遗址。

2009年2月22日至3月22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又对大云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和院里的专家、同事数次前往无路可行的大云山，踩着齐腰深的杂草和灌木，反复踏勘，拟定了从考古勘探入手，逐步了解大云山区域地下遗存埋藏情况的方案。

2009年9月11日，在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盱眙县人民政府和南京博物院签署了《盱眙大云山汉墓及陵园发掘保护协议》，启动了对大云山的联合勘探、发掘工作。成立了以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为组长，盱眙县县长李森、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李明昌、淮

安市文化局局长郑泽云为副组长的“盱眙大云山汉墓发掘保护领导小组”；组建了以南京博物院为主，盱眙县参与的“大云山考古队”。大云山考古发掘工作由此进入全面考古勘探与抢救性发掘阶段。

### （三）考古理念

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得到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盱眙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项目一开始，就确立了“边发掘、边保护、将来展示”的理念。

首先，重视多学科的协作和合作。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负责考古业务，现场遗迹保护、出土文物保护、发掘信息全方位记录、出土文物收藏与临时保管、文物安全、媒体宣传等事务分别由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信息中心、保管部、保卫处、办公室等机构完成。



使用飞艇进行航空摄影

其次，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在勘探、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修复及资料整理过程中，除采用常规技术手段外，尤其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如在陵园与墓葬整体信息提取过程中，充分运用全站仪测量、TrimbleGPS定位、飞艇航空摄影、模型直升机航空摄像，对重要遗迹试用三维影像技术进行全息扫描，全方位地记录相关信息。

第三，文物处理及时有效。对出土的漆木器、金属器、丝织品等各类遗物，由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所专家专人负责。对遗迹的处置强调现场性，尤其是车马陪葬坑与兵器陪葬坑。此外，在考古队驻地现场设立漆木器与金属器保护修复工作室，及时对重要遗物进行处理。

第四，规范考古发掘过程。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展考古发掘，对陵园内所有遗迹均采用保护性发掘原则，清理过程中尽可能保留现场遗迹；对重要遗存遗物则在现场文保处理后，整体打包提取，转入室内进行二次发掘清理。

第五，全方位收集考古发掘资料。按照新规程的规定，全面、准确、规范地记录各项文字与影像材料。发掘期间，专人专项完成规程所需的各项文字记录，并迅速输入电脑，制成电子资料。对遗迹、遗物进行全面摄影摄像记录，尤为强调现场的影像记录，本次发掘中，累计摄录视频时间达500小时。



整个发掘过程进行了全程跟踪影像记录

第六，现场管理科学有序。发掘期间，对整个发掘区域封闭围挡，进行封闭化管理。由保卫部门专人专点24小时进行安全保卫；对出土文物的安保做到专人专管，严格遵守考古工地出土文物管理制度，所有库房均安装红外线摄像头，与地方110报警系统联网，进行24小时监控；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完成后，对陵园内所有墓葬、陪葬坑等遗迹搭建钢架大棚保护，对陪葬坑内的遗迹遗物进行不间断防霉、防潮文保处理。

第七，课题研究意识贯穿整个田野发掘过程。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启动包括编钟、编磬、玉棺、铠甲、车马坑复原等各项课题。

第八，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通过与南京博物院古建研究所、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等机构合作，将文化遗产保

护理念贯穿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以及遗址后期的规划发展，为考古文化遗产的运作积累经验。

上述工作理念，有些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考古学的工作范畴。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项目，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思路与手段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新方法论的有益尝试。

#### （四）陵园布局勘探

考古勘探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为一处西汉诸侯王陵园。尽管受多年来开山采石的严重破坏，但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长490米。东西南北四面均筑有陵墙，东墙中段较为完整，地表之上尚有长约150米的墙体保存较好，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土墙基。

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4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其中，主墓均分布于陵园南部，陪葬墓均分布于陵园北部，车马陪葬坑位于陵园南部，兵器陪葬坑分布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整体布局排列有序，严谨规整。

考古队对陵园四面墙体、陵园内道路、排水暗沟、东司马道等遗迹进行了清理。解剖东墙表明，墙体底部宽23米、顶部宽15.5米，现存高3.5米，内外两侧均以石块护坡，外侧护坡较陡，角度为80°，内侧护坡较缓，角度为45°。表明修筑陵墙时，墙体直接建造于基岩上，两侧石护坡堆砌于基岩面后再对中间填土进行夯筑，如此反复直到陵墙达到预定高度。在解剖陵墙过程中还发现石砌排水暗沟一条，暗沟开口叠压于陵墙下，说明陵园营造预先进行规划，先修砌排水暗

沟，再于暗沟之上营造陵墙。

东司马道位于陵园东侧，解剖表明，道路依山势而建，自山顶陵园东墙顺山麓夯筑至山脚，总长度约800米，路面宽45米，南北两侧坡面皆以石块护坡，护坡之外各修筑宽25米的排水道。解剖司马道过程中，发现叠压于道路之下的石砌排水明沟一条，排水沟方向35°，修筑规整，从出土位置等因素看，该排水沟可能与陵园寝庙建筑设施有关。

### （五）启动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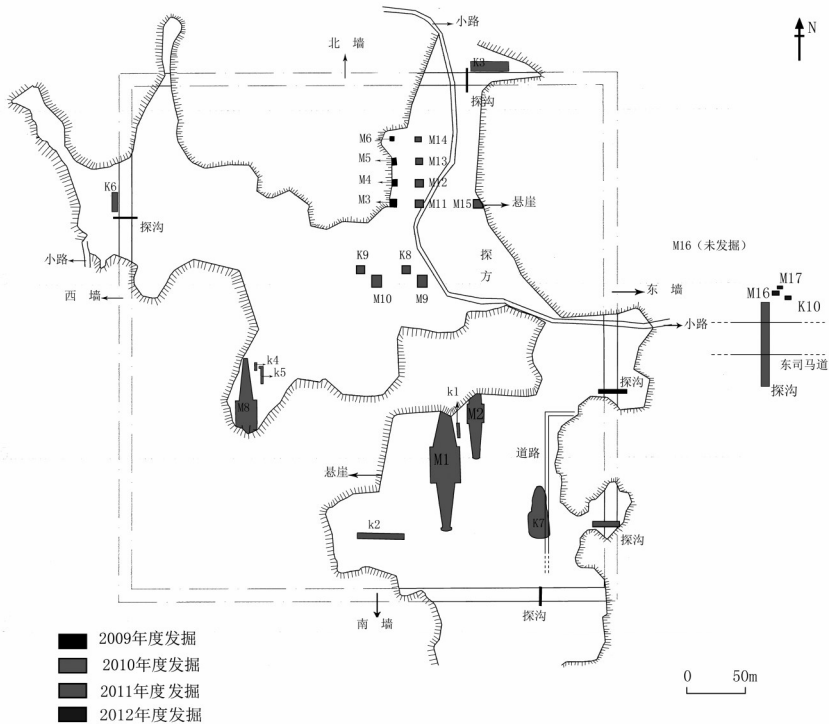
大云山汉墓遗址的考古发掘自2009年9月起，至2012年12月结束，历经近3年半时间，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对大云山汉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确认了主墓3座、陪葬墓9座、陪葬坑6座、祭祀坑4座和陵墙、陵园内道路等遗迹。

第二阶段为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勘探发现了陵园中部陪墓2座、陪葬坑2座。

第三阶段为2011年2月至2012年1月，对陵园外东司马道进行发掘。

第四阶段为2012年2月至12月，主要对16、17号墓、10号陪葬坑、11号祭祀坑进行发掘。



大云山汉墓考古平面分布图

根据发掘表明，M1、M2、M8为陵园遗址中的主要墓葬，3座主墓东西并列。M1、M2为夫妻同冢异穴合葬的大型竖穴岩坑木椁墓，墓坑上堆筑有高大的封土堆，时代为汉代早期。M8在M1以西140米处，由于上部被严重破坏，坑口已经不明，墓壁有洞口被当地称为“仙人洞”。在主墓西北发现8座陪葬墓，呈南北并排排列，每列4座，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受开山采石取土的破坏，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因早期大规模盗掘采用大揭顶方式自封

土堆顶部一直向下深挖，封土顶端在大规模盗掘结束后自然坍塌形成一个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水塘，深约1米。

对封土的解剖表明，封土夯筑前先利用碎石块对墓口平面进行平整，使墓葬开口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而后一次性夯筑形成封土堆。夯土层层位清晰，每层厚度为10厘米。在对墓葬开口的清理中，发现了开口层面上留有相关建筑遗迹。墓坑两侧共清理出柱础几十座，由南向北等距排列。柱础均为石质，平面多呈方形，每边长40厘米。

M1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与墓道的墓壁每向下5米均向内收缩形成台面，自开口向下到墓底共形成4层台面，每层台面宽0.7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开口南北35.2米、东西26米，深19米。墓底平面略不规整，东西两壁长度相同，南北均为15.6米，北壁较南壁稍长，北壁长14.7米，南壁长14.5米。墓室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墓道底端均高于墓室底部。南墓道开口长40.5米、宽8.3—21米，墓道底部通长55.1米，与墓室南壁相接处宽5.8米，高于墓室底部0.6米；北墓道被开山采石破坏，开口残长30.6米、宽12.4—16米，墓道底部残长44.3米，与墓室北壁相接处宽5米，高于墓室底部1.3米。

受石质所限，墓室与墓道开凿过程中并未对墓壁进行打磨，但从墓壁清理过程中残留下的土坯、石块、细泥腻子来看，墓室壁面的加工甚为讲究。具体流程为，先凿出墓室与墓道的粗轮廓，而后使用干土砖坯与打磨过的石块对墓壁中

凹凸不平处进行修砌平整，使整个壁面保持齐整，然后用灰白色细泥敷于墓壁与墓道底部，最终达到整个墓壁连同墓道底面全部光滑如一的效果。

M1 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等部分。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墓室内还是出土了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等大量精美文物8000余件（套）。外回廊结构保存最完整，回廊内随葬品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20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而东回廊上层中部大量明器编钟、编磬与12件铜虎帐座与车的一起出土，从实物上反映出西汉高级贵族车马



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一号墓回廊

出行过程中的礼乐制度。所出车中，以东回廊上层南部所出的车最为精致，伞柄与盖弓帽为银制，均刻有云纹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极其精美。而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中出土了大量实用兵器，包括暗花纹铜矛、宽叶鎏金铜矛、龙纹铜矛、鸡鸣戟、铠甲、鎏金弩机、箭箠等，工艺精良。

回廊下层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洗浴用品区，西回廊下层中部和南部为乐器区，北回廊下层为车马明器区，东回廊下层北部为钱库区、中南部为庖厨区（中部放置炊具，南部用陶器、铜器、漆器放置各类食物）。洗浴用品中出土了一批灯具，种类有釭灯、雁足灯、五枝灯、鹿灯、豆形灯等，此外还出土有铁炉、浮石、“江都宦者”铭文银盆等。西回廊下层乐器区主要出土了完整的编钟、编磬各一套，并出有鎏金铜瑟柄、龙纹玉瑟柄、玉瑟柱等乐器构件。其中，编钟包括钮钟14个、甬钟5个、鎏金龙纹铜虞业（架子）1套、鎏金铜虞兽座2件，鎏金龙纹铜虞业与鎏金铜虞兽座均为首次发现。东回廊下层钱库区共出土了10万余枚半两钱，钱币出土时均摆放齐整。庖厨区内出土了一大批铜器，种类有釜、鼎、甑、钁、钟、盃、壶、杯、勺、洗等，尤其以首次发现的五格濡鼎最为罕见。陶器集中出土于东回廊下层南部，种类有鼎、罐、壶、盒等，部分器物内海贝、动物骨骼、植物果实保存明显。此外，庖厨区出土了“江都食长”封泥多块。



“江都食长”封泥

前室与内椁被盗严重，内外两重棺均遭砍砸，棺室周边出土大量金缕玉衣残片。残留迹象表明，内棺为镶玉漆棺，做工极为精细。尽管被盗，但前室仍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玉器方面，玉戈、玉圭、玉璜、玉贝带等保存基本完好，尤其是两套玉贝带，带头为鎏金铜框嵌龙纹玉板，带身由几十枚贝形玉片用金丝穿缀而成，工艺精湛。铜器方面，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象奴俑、犀奴俑均为首次发现，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M2与M1东西并列，平面呈“中”字形，墓室西南角与M1墓室东北角相距13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墓室开口南北长15米、东西宽14.4米，深15米。南北墓道均为斜坡结构，南墓道长30米，宽5.7—11.2米；北墓道残长11米，宽8—11.2米，近墓室处斜坡未至墓底。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

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槨、东西边厢、头厢、足厢构成。头厢主要陪葬漆筥、漆盒等漆器，足厢以随葬车马器为主。尽管受到现代盗扰，但仍出土陶器、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套）。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尽管墓室中心部位遭遇盗扰破坏，但玉棺主体结构清晰，是迄今为止发现最为完整的玉棺，为研究汉代玉器殓葬制度、玉匣制度等相关课题提供了材料，并为解决诸如玉片镶嵌于漆棺内壁还是外壁的争议首次提供了直接证据。

M8在M1以西140米处，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于墓葬开口已被破坏，故开口数据不明。其二层台墓室长26米、宽24.5米。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南墓道破坏严重，仅残存8.6米，北墓道相对完整，开口长32米。墓室深度根据北墓道长度和斜坡坡度推算为20.5米。发掘表明，M8早期即遭受严重盗掘，整个墓室在盗掘结束后还遭受彻底的火烧，以至于

墓内的部分填土经过焚烧后形成了红烧土。通过对墓室底部的细致清理，仅能在墓室近坑底处发现木椁痕迹，但棺椁形制、结构、数据均无法获得。在整个清理过程中，没有出土汉代文物。

### （六）墓主身份

前期勘探的结果表明，大云山汉墓为西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一号墓（M1）的考古发掘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黄肠题凑）、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也确定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从历史沿革来看，西汉时期大云山地区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以及刘非、刘建的江都国。大云山汉墓究竟是哪位诸侯王的陵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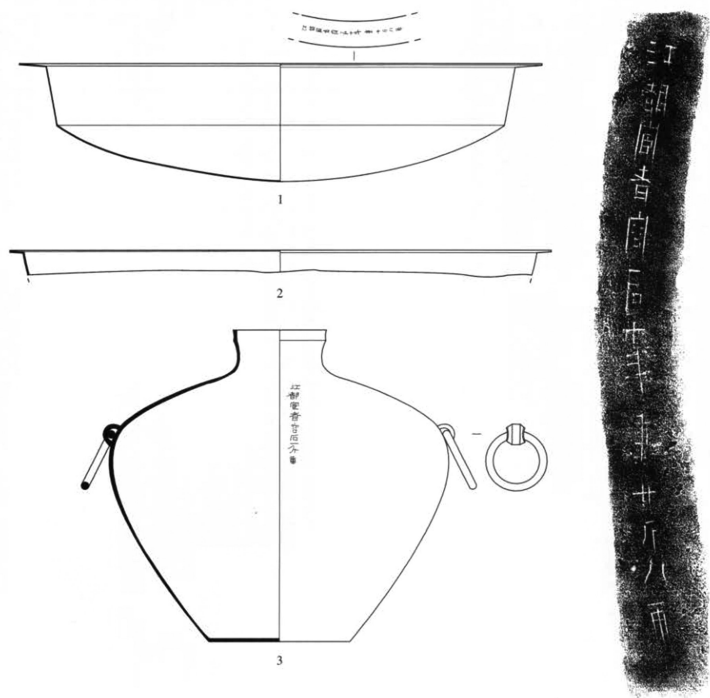
从随葬品来看，随葬的陶器既不见西汉晚期常见的仓灶井组合，也不见西汉初期浓厚的旧礼制风气，出土的鼎盒壶组合为西汉早中期的常见组合。墓室东回廊内出土了大量四铢半两钱币，未见五铢钱，前者是西汉文帝五年至武帝元狩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四铢半两钱

四年（前 175—前 119）时期的货币，后者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开始铸造的货币。综合来看，墓葬的时代不晚于西汉中期。

更重要的是，墓葬中先后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铭文铜行灯与“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授邸”铭文银盘，表明这些随葬品当为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的荆国刘贾与吴国刘濞被排除，墓主人只可能与江都王有关，即刘非、刘建父子。



铜器铭文拓片

通过对随葬器物的细致清理，我们发现除含“江都”文字的器物外，还有多件含有其他文字的器物，如“廿一年南

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刘建）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据此可知，刘非在位27年，刘建在位仅6年。上述所提含纪年文字的器物当为刘非在位时所做，随葬品的整体时代集中于刘非时期。

其中，“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器物出于东回廊下层的底部，共清理出“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大奴固造”耳杯近10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的当年（即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于刘建墓中。

综上所述，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群为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刘非（前168—前128），西汉景帝之子，母亲为程姬，与汉武帝刘彻为同父异母之兄弟，长刘彻12岁。

《汉书》记载：“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

刘非守江都时，汉武帝曾给他派董仲舒为相。刘非知道

董仲舒是个大儒，对其非常敬重。他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治国方略，不仅一改过去狂妄骄奢、不轨图谋，而且尽守臣职、忠君效祖。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十二月病故，谥号“易王”，终年41岁。

### （七）出土文物

历经三年多的考古发掘，大云山汉墓遗址共出土了金银铜器、玉器、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万余件，尤其是金缕玉衣、玉棺、编钟、编磬等珍贵文物国内罕见，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极为重大。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家用陶器

龙纹铜矛，长227毫米、宽34毫米、骹径25毫米。矛身起脊，前锋弧尖，截面呈菱形。骹呈椭圆筒形，骹口凹成弧形。一侧铸有耳，用以系纆。矛体与骹面均饰龙纹。龙首扁圆，龙身遍饰鳞纹，整体面貌与蛇的形象基本相同，器物风

格颇具战国越地遗风。根据周边出土器物，推测当为具有一定明器功能的礼兵器。

玉圭，共计出土5件，四大一小，皆青玉。大圭长210毫米、宽96毫米、厚17毫米、穿径7毫米，玉质较好，部分色近碧玉，玉质内含细小散状的黑色石墨；小圭长94毫米、宽23毫米、厚5毫米、穿径3.5毫米，玉质略差，玉料内含白色糝状物，表面有自然的绺裂，表面部分沁蚀，呈白色云雾斑块状或黄褐色斑块状。汉代武帝以后，祭祀与丧葬中放入圭璧组合成为常例，被视为儒家重振礼制的标志之一。

铜鼎（五格濡鼎），鼎身口径140毫米、耳高160毫米、盖径468毫米、合盖通高446毫米。出土时除器盖略有残损外，其余基本保存完好。鼎带盖，盖身母口，顶面饰三凤鸟



五格濡鼎

形立钮；鼎身饰长方形附耳，腹中部饰一周凸棱，圜底，三蹄足。器身内部以四块隔板与一件圆筒，将整个鼎内分为五块独立区域。商周时期，铜鼎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国家礼器，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内部形成了一套以铜鼎为核心、完整而成熟的表达宗法等级的制度。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烈动荡，这一制度受到猛烈冲击。进入西汉王朝后，铜鼎背后所表现的等级制度与宗法礼仪的功能更回归到了其最初受火煮食的实用功效。就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这件铜鼎而言，为目前国内所出土唯一一件西汉分格铜鼎，其使用效果与现代分格火锅基本相同。鼎身内部出现如此重视功能效果的特殊设计，或许正表明了西汉社会从早期对鬼神的敬仰与崇拜到中期崇尚物质实用主义的转变过程。

编钟，先秦中国最重要的礼制乐器，诸侯王等级越高，



编钟(复制品)

编钟上面的钟数也越高。大云山汉墓出土编钟整座高245厘米，分为悬钟与梁架两部分。悬钟部分，上下共19件，上层14件因顶部有长方形扁钮而得名，腔体偏厚，可以发出“双音”；下层5件为甬钟，因顶部是突起的圆柱形长“甬”而得名；钮钟和甬钟被发现时，尺寸分别都是由左到右依次递增的形态。梁架主体由漆绘的横梁和立柱、锯匍骆驼形青铜底座、鎏银涂金铜托架、鎏金镂空云龙纹铜插饰、刻纹银壁饰等部件构成。骆驼形青铜底座比较特别，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见证，同样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堪称国宝级。

鎏金铜鹿灯，通体鎏金，从上至下由灯盘、支架、鹿座三部分组成。底座鹿昂首，向后蹲着；口衔支架，上面承托灯盘；灯盘为环状凹槽，盘内置三支圆锥状烛钎。支架为灵



鎏金铜鹿灯

芝造型，呈横S状，上饰柿蒂纹花瓣和花苞；鹿角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鹿尾贴地，成为除足之外的另一支撑点，增加了整个灯的稳定性。汉代动物形铜灯多以牛羊为主，麋鹿造型的灯底座，为国内首次出土，乃汉代灯具中罕见精品。

蟾蜍座五枝灯，由灯盘、灯枝、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平面呈圆形，圆底；灯枝共五枝，上面装饰有竹节纹，每枝顶头套一灯盘；灯座为神兽形，整体呈蟾蜍状，蜍身扁平，四足蹲踞，头部饰两角，背面正中饰一釜。此灯造型简洁优美，灯盘错落，分层放置，点燃后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极为奢华。国内考古出土资料表明，铜多枝灯并不多见，目前所见仅10余件，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铜五枝灯为首次发现，极具研究价值。

铜虎，一组两件，长437毫米、宽106毫米、高207毫米。出土时，器物基本保存完整。虎昂头张口，面目凶猛，



铜虎

眼珠镶以黑色矿物，前足撑地，后足蹲踞，长尾及地。虎身通体以鎏金银工艺饰虎斑纹。整体造型精准，装饰奢华，为汉代写实类铜虎作品中最为精美者之一，极可能为江都王刘非生前喜爱之物。

错银有翼兽形铜座，为出土编磬的底座，共两件，形制相同。兽吻部尖长，前部饰一端角，一对大鼻孔后面为一双强劲的眉弓；双目平视，嘴微长，翕喉，眼后双立耳，头部顶端两角呈对称状卷曲后扬；颈项后曲，垂胸，下拖至地的鬣毛为器座的前支点；前肢折曲匍地，显示力量的爪子牢牢扣于地面；前肢肩部向后生出羽翼，随身势而起伏；腰背弓起，脊背正中连接立柱，立柱上有凸起的缠枝茎蔓，表面饰



复制放大版的神兽

错银流云与草叶纹等组合，顶部为方形花蕾状托架；后肢若“八”字步姿态踞蹲，尻后连接螺旋状细长尾，尾尖端与四爪齐平。兽整体为蹲匍姿态，兽体表面通体错银纹，以卷云纹贯穿全身，并以相对单一的几何形线条表示眼睛与毛发。一般来说，添翼的瑞兽形象有很强的外来基因，自春秋战国以来在中原不断增多，至西汉时期形态上已经完全中国化。西汉早期开始作为编钟或者编磬的器座设计，直至东汉依旧盛行。

错金银嵌宝石铜镇，出土于M2。一组四件，两两相同，皆以虎熊对噬为主题。虎熊口、耳、身、足等部位均以错金银技法装饰纹样，眼、眉心、身等部位则多嵌饰宝石。整件器物填嵌玛瑙、绿松石等质地的宝石共50余颗，可谓迄今所见汉代铜镇之工艺最为复杂、装饰最为奢华者。虎熊对噬的主题，与一般铜镇中采用单种动物的表现形式不同，在整体风格上明显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中动物纹饰风格的影响。M2墓主人为江都王刘非的王后。西汉早期，上层社会流行使用草原文化风格的饰品，墓主将其生前喜爱的这套嵌宝石铜镇带入墓中，恐怕正是这一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

“长毋相忘”银带钩，出土于M12陪葬墓棺内，墓主淳于婴儿，为江都王刘非的姬妾。钩体模铸、精小、琵琶形，沿中轴分为大小均等的二钩。钩首为长吻翘鼻的龙首，突鼓眼，双耳向后矜立；钩颈弯曲渐宽，连接肥鼓的钩身面；钩背腹凸出一个圆形的钩钮，以钮柱连接钩腹部。整器以中剖

线为轴，自钩首龙耳下开始两侧错饰云气纹，钮面亦做同心圆的错银纹样。钩身内面，铸有“长毋相忘”四字吉愿语，一个钩身为阳文，另一个钩身为阴文，利用钩首、尾两端处突出的铆钉扣合，文字便隐匿不见。“长毋相忘”常见于西汉早期铭文镜中，是“长相思、毋相忘”之省语，“毋”也可作“勿”，词句朗朗上口，寓意古拙悠远。千年前长久不得相见的两人间的私语，今日读起，仍如珠玑般真切。



“长毋相忘”银带钩

#### (八) 发掘意义与评价

大云山汉墓陵园基本结构和平面布局的揭露，以及陵内三座主墓和陪葬墓、坑的全面发掘，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一号墓墓主人明确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改变了以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识，为重新考虑诸如仪征庙山墓地的性质（以往一直认为庙山墓地为江都王墓地）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重新认识东阳城遗址提供了契机。陵园范围的确认，表明东阳城除小城外，还存在着范围3.5平方公里的大城，陵园与东阳城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东阳城的性质也需要重新评价；陵园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提供了重

要资料，并为汉代考古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视野。

对陪葬墓的发掘和分析表明，江都王刘非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槨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因素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显示出墓主之间明显的身份与等级差异，刷新了人们对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认识。

2011年11月20—21日，“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分别在南京、盱眙召开。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成果，一致认为，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收获，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同时展现了当今中国田野考古一个新的水平。



“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会场

### （九）移交工作

从2012年初开始，大云山汉墓现场的考古发掘工作转入零星发掘和文物修复、研究保护阶段，考古队分批撤离。当年12月，盱眙文物部门开始对接南京博物院遗址现场移交事宜。至2014年9月，盱眙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与南京博物院完成了大云山汉王陵遗址移交工作，考古队正式撤离。

2014年10月中旬，经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人民政府共同协商，决定将大云山考古队库房所存文物移存盱眙县博物馆。在当地群众的全程监督下，文物分三批清点运输至盱眙县博物馆封存，由南京博物院、盱眙县博物馆、盱眙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三方共管，商定待文物分配清单批准后再正式移交。

### （十）成果运用

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工作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何权等先后莅临考古现场调研指导。曹卫星副省长还对《淮安市反映大云山汉墓保护利用情况及存在困难》作出批示，要求省财政、文化等部门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前排右二)在发掘现场听取汇报。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以及湖南考古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等国内外机构的专家，先后组团到大云山汉墓遗址发掘现场进行考察、调研与交流。

2011年6月11日，在第六届中国“文化遗产日”暨江苏省第五届文物节上，大云山汉墓成功入选了江苏省首批“大遗址”名录；同年12月9日，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月，大云山汉墓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同年4月，获评国家文物局“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月，“盱眙大云山出土文物精品展”在盱眙开展。2013年12月，由南京博物院编著的《长毋相忘·读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画册正式出版发行。2016年8月，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在南京博物院举办

的“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主题展览中展出。2019年12月，“兄弟王——从满城汉墓到大云山汉墓”汉代文物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展。2020年1月，《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发行。2021年7月，占地1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213平方米的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建成。2022年3月，经江苏省文物局批准，大云山博物馆正式备案确认，成为盱眙县第三家国有博物馆。2023年1月，博物馆布展完成，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

此外，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还经常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出，为宣扬汉代文化发挥纽带作用。

## 二、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 （一）前期的保护与规划

大云山汉墓遗址的保护与规划是和考古发掘同步进行的。

**保护机构的组建。**2009年9月，在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组建“大云山考古队”的同时，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盱眙大云山汉墓发掘保护领导小组”。2010年7月，盱眙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党政联席会议，在发掘保护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时任盱眙县委主要负责人为顾问的“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并设立盱眙县大云山汉墓文物保护管理处，由时任县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刘建华、副局长毛周林担任正、

副主任，具体负责大云山汉墓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工作。同年12月，盱眙县大云山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盱眙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2013年3月，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正式获批成立，大云山汉墓各项保护利用工作步入正轨。

**规划的编制和批准。**2011年，《大云山西汉陵墓遗址保护规划》启动编制，同年9月完成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盱眙县文广新局按程序向市、省文物主管部门申请报批，9月获省文物局批准。2013年1月，《大云山西汉陵墓遗址保护规划》经盱眙县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实施。

## （二）博物馆的建设历程

2010年初，时任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李明昌在大云山考古发掘现场，向时任盱眙县委常委、副县长朱海波提出规划大云山遗址公园、建设大云山博物馆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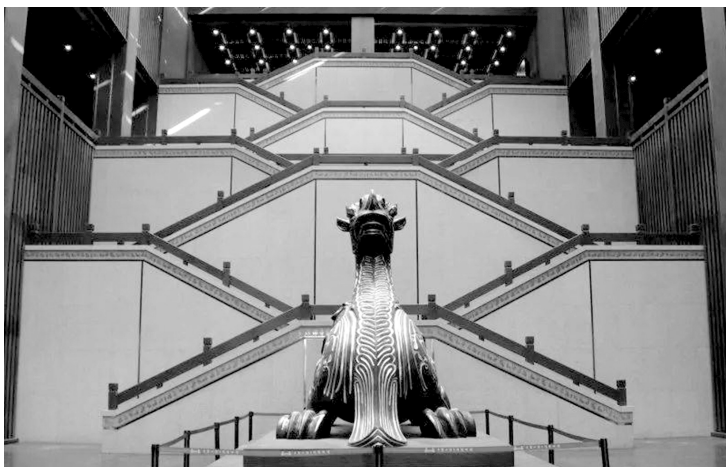
2010年3—6月，朱海波副县长多次到大云山进行现场勘察，经调研并结合专家“保存遗址、新建博物馆”的意见，向盱眙县委、县政府提出利用1号主墓西南约250米山腰废弃采石宕口建设大云山汉墓博物馆的工作建议。同年8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设工作获盱眙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拨付启动资金，由盱眙县文广新局牵头推进；11月，盱眙县文广新局组织召开了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设专题工作会议，明确由时任局党委书记刘建华牵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毛周林配合，

抽调2—3名工作人员组建工作团队。自此，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规划设计。**大云山汉墓博物馆一共历经了二次规划设计。2011年初，在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的推荐下，盱眙县文广新局邀请时任东南大学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建国教授对项目进行规划设计。王教授到实地考察后，启动了初步设计。当年4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一）》设计完成，盱眙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专家论证并初步同意了方案中的A方案设计思路。

在东南大学建筑规划设计院进行进一步深化设计的期间，“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在盱眙县召开，与会专家在论证考古成果的同时，对大云山汉墓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意见和建议。时任盱眙县委书记李森随即召开会议，组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东南大学王建国教授等重新讨论，决定暂停方案（一）的深化，进一步研究建筑规模与风格。

2012年6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重新确定了建筑风格与面积，将占地面积调整到近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提高到1万平方米以上。新的建筑设计依山就势，避开汉墓主轴，形态微倾向天。双阙拱卫的入口，汲取了汉代高超建筑艺术之精髓；瓦面单坡、外敷石质建材的建筑立面准确表达了汉风建筑的雍容大气；室内中庭开阔，三层高台层层抬高，是为高台思远；建筑东部设置长向矩形景观水池，取“风生水



博物馆中庭的三层高台

起”之意。同年9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二)》获得盱眙县委、县政府批准。

**审批流程。**2011年2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项目规划建设建议书获批,规划、环评等工作同步推进;3月,环评批复;4月底,项目建设红线划定,规划选址意见批复,建筑初步勘探等工作完成;5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2012年4月,项目完成地质勘察备案。

2013年1月,完成施工图和抗震审查。

2015年5月,完成人防审批、工程施工招标工作;6月,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通过;12月,项目正式完成工程登记备案。

同时,由于项目所在地位于大云山汉墓保护规划建设控制地带,根据规定,项目建设方案需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2016年3月,《大云山博物馆建设方案》获市文物

局批准；同年4月，项目文评报告编制完成，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获批；7月，方案正式通过省文物局批准。

**土地保障。**为了保障大云山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规划建设等工作，2011年初，盱眙县马坝镇人民政府开始对大云山周边土地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组织开展了云山村大山组土地换社保工作的调研和讨论；同年4月，时任云山村委会与大山组各农户签订了《土地换社保协议书》；11月，盱眙县人民政府制定并出台了《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保护区建设实施细则（暂行）》（盱政发〔2011〕118号）文件，对大云山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等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根据以上政策，2012年10月，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获批。2013年5月，项目土地规划条件批复；同年6月，地块规划红线划定；7月，通过挂牌拍卖方式由盱眙县大云山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摘牌取得地块的产权。2015年1月，项目完成土地征收、批复。

**资金筹措。**2009—2013年，盱眙县委、县政府陆续拨付近千万元资金，用于大云山的考古发掘、道路交通、征地补偿以及博物馆前期建设等工作。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文物保护与规划编制等工作。2015—2016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争取到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共5400万元，保障了项目全面推进。

**桩基工程。**2013年3月启动招标，4月完成，6月正式进场施工，7月因施工达到设计深度时却未能达到设计荷载要求

而延误，导致8月底才完成桩孔挖掘工作并通过质检部门检验，9月完成施工。2014年10月启动工程质检，2015年5月开展审计，同年6月出具桩基础“取芯检测”报告与审计报告，工程结束。

**暖通工程。**由于博物馆暖通工程需要打地源热泵井，在桩基工程完成招标后，2013年5月，暖通工程的招标也同步启动。但因多种原因，工程连续三次招标均流标，一直到当年8月第四次招标时才有公司中标。受其他工程影响，暖通工程于2016年4月才进场施工，同年8月设备进场安装。2017年10月，工程全部完工。2018年3月，博物馆正式通电后完成竣工验收。

**主体施工。**2014年10月启动工程施工招标，因前期对投标人资质要求过高、资金支付较为苛刻等因素，导致三次流标；后经县政府同意，2015年4月在发布第四次招标公告后，完成了招标。2016年2月，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同年5月基础建设完成，7月主体框架搭建完成，11月主体工程封顶。2017年6月，土建工程基本完成。

**幕墙安装。**在博物馆主体工程施工2个月后，幕墙工程启动实施。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深化设计，2016年9月，工程开始招标，同年11月完成招标。2017年2月，工程进场施工。工程中，因施工单位产品小样一直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工期延误；同年7月定样后，又因工艺提升导致造价增加、采购暂时停滞；9月，经盱眙县大云山国家遗址公园创建工作指挥部

协调、县委常委会专题会办以及市场询价后，确定了生产厂家。但此时已临近年底，受低温、春节影响，工程量一时上不来。直到2018年3月，幕墙产量才得以提升，安装工作顺利开展；同年9月安装完工，11月通过验收。自此，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土建工程全部完成。

**馆名题写。**2018年，经征询当年大云山考古队队长李则斌意见、结合保护机构名称，并报时任盱眙县委书记梁三元批示，确定博物馆馆名为“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博物馆名称确定后，时任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拟请尉天池、言恭达、李勃润、李啸、郑培凯等多位书法名家题写馆名，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2019年10月，经时任盱眙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林波牵线，时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女士为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陈列布展。**大云山博物馆建设启动后，盱眙县多次与南京博物院对接展陈布展事项，一直未能推进。2016年11月，时任盱眙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海波提出“提前谋划、自主突破”的要求。2017年初开始，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通过网上收集发掘简报、购买出版《长毋相忘》文物图册、咨询考古人员等渠道收集资料，以此作为博物馆展陈设计的依据。

2017年11月，时任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金山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自然和文化遗产研究所进行对接，初步达成由南大贺云翱教授帮助、主导编制大云山博物馆展陈

布展大纲的意向。2018年11月,《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展览陈列内容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大纲确定以“朝”→“国”→“王”→“陵”→“城”博物馆的展陈主线,多角度地展示大云山汉王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以及西汉王陵墓葬制度和盱眙地区汉代历史文化。



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布展大纲专家评审会

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设有展厅10个,除临展厅、影视厅和综合服务厅外,有7个实用展厅,展厅主题各不相同。

一展厅“考古·龙塘现冢”,展示了大云山汉王陵的发现和发掘过程,突出博物馆依托考古遗址的独特性;

二展厅“世事·国运起伏”,阐述了大汉帝国风云变幻时代下江都国和江都王的命运起伏;

三展厅“珍宝·王的日常”以出土的珍宝文物为媒介,重现了西汉时期江都王刘非的奢华生活,生动印证了《史

记》里对他“骄奢甚”的评价。

四展厅“王陵·同制京师”，通过江都王陵整体规制的展示，展现了汉代诸侯王的丧葬习俗文化和规制特点。

五展厅“寻迹·东阳古城”，展示东阳古城的历史与考古发现，让观众进一步了解江都王陵选址的秘密。

另外，博物馆还规划设置了“天地之鉴·盱眙汉代铜镜展”“漆彩流光·盱眙汉代漆器展”以及“印象云山·多媒体影视厅”，为观众展示盱眙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与历史传承最为悠久的两类地域特色文物。

2018年12月，大云山博物馆室内陈列布展及装饰装修工程完成招标。2019年2月，中标单位进场施工。2021年12月，工程竣工完成。2022年8月，大云山出土文物分配清点移



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

交工作完成，展陈布展工作启动；同年11月，开展文物选取、定位、入柜等工作；12月底，布展工作完成。2023年1月12日，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在省、市、县各级领导共同见证下，正式对外开放。

### （三）考古遗址公园的创建

2017年初，盱眙县政协根据政协委员提案，向盱眙县委、县政府递交了关于推进大云山西汉王陵遗址公园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工作建议，并建议成立县级大云山遗址公园创建工作指挥部，获时任盱眙县委书记梁三元批准。同年4月，时任盱眙县政协主席胡启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柏组织召开筹建工作会议；8月，指挥部正式成立，胡启新主席担任总顾问，张柏任总指挥，副县长雍梅、县政协副主席王行政、马坝镇镇长张霞任副总指挥。指挥部成立后，先后解决了云山村大山组地块面积划定、土地换社保、博物馆幕墙增量询价、临时停车场建设等问题。

**连接线道路建设。**根据盱眙县政府的工作安排，2017年，大云山汉墓连接线道路工作启动实施。当年3月，先期由盱眙县文广新局牵头开展规划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6月，在县交通局的组织下，时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柏，副县长雍梅主持召开了连接线道路方案设计汇报会。2018年1月，启动考古发掘工作，同年10月完成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制。2021年11月，工程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审批完成，同年12月完成项目立项核准，工程设计方案通过省、市文物局批

准。2022年1月，项目用地批准，7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批准。2023年1月，项目建设完成。

**暴雪侵袭导致遗址受损。**2018年初，大云山遭暴风雪袭击，遗址多座保护大棚损坏、垮塌，遗址本体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一号主墓，保护大棚几乎全部被掀翻。大云山遗址公园创建工作指挥部在灾后第一时间组织抢救工作，在向上级汇报的同时，组织省和国家级专家对遗址进行现场评估，并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制定保护方案。在指挥部积极协调与资金支持下，受损墓坑重新搭建了保护大棚。

**机构调整与推动文物回归。**从2013年起，淮安市、盱眙县两级政府多次向南京博物院提出文物回归诉求，市、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上门协商开展文物分配、回归工作。2018年，盱眙县政府正式发函请求移交，县文广新局多次和南京博物院沟通对接，但南京博物院以考古发掘报告未出版、文物分配清单无法拟定、文物分配工作未开展等因素，一直没有明确答复。

2019年4月，盱眙县委县政府对大云山遗址公园创建指挥部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整。2020年1月，《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正式发行出版。2021年3月，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时任淮安市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所负责人到盱眙县政府挂职，担任县政府党组成员、马坝镇党委副书记、盱眙县大云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工作指挥部副指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等职，主导推进大云山出土文物分配移交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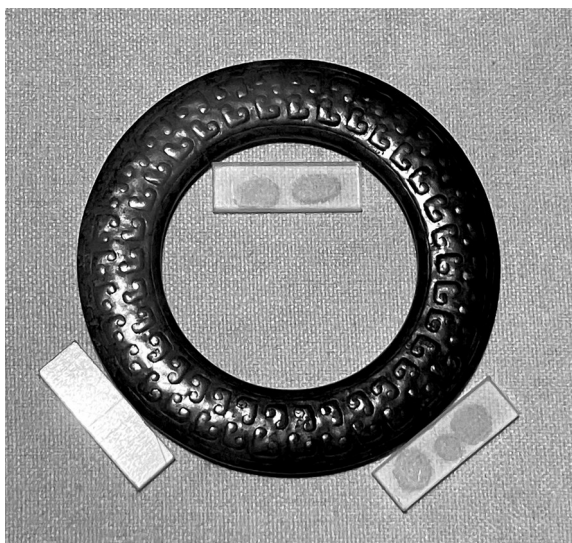
作。2022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协商、讨论、调整，大云山出土文物分配清单获南京博物院批准。同年7月4日，南京博物院向省文物局行文，申请指定大云山出土文物收藏单位；11日，江苏省文物局发文同意大云山出土文物分配清单，并批准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为文物的收藏单位。



文物清点移交

因当时大云山博物馆还在建设中，文物库房没建立起来，无法存放移交后的文物。为做好文物回归后的存放问题，时任盱眙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袁来亲自带队、多方勘察，最终选定利用县农村商业银行闲置金库库房进行暂存。同时，市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盱眙县文广旅局、大云山博物馆、盱眙县博物馆联合组成工作小组，开展文物移交、清点工作，盱眙县纪委派驻县文广旅局纪检组跟踪督导。

2022年7月25日，首批11件文物从南京博物院展厅展柜内取出，经清点、验收、打包、移交，当天下午运回盱眙入库存放。7月26日，第二批文物启动移交；经过5天时间的加班工作，至31日，第二批文物移交完毕并运回盱眙。8月1日，南京博物院派人到盱眙进行第三批文物移交工作，该次移交的文物存放于盱眙县博物馆临时库房，主要为陶器、青铜器，至8月4日全部点交、移交完毕。至此，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移交工作全部完成，共清点移交文物10389件/套（含清单外残封泥14件）。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青玉环

创建工作持续推进。从2022年起，大云山博物馆陆续完成了博物馆备案、出土文物回归、游客中心建设、汉墓连接线道路铺设、汉王陵博物馆开馆开放、博物馆文物库房建立

等工作。2023年10月，大云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工程（一期）获批盱眙县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遗址公园停车场、汉风市集、博物馆周边景观提升改造等工程陆续启动建设，遗址核心区文物保护和复原展示工程持续建设中。

2023年4月，大云山汉墓群遗址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江苏省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2024年7月，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被公布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目前，大云山正向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目标努力。

（本文写作完成后，原盱眙县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刘建华、原盱眙县文广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周林及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原所长金山进行了审阅，在此表示感谢！）